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四目錄

宋

韓琦

諫垣存藁序

富弼

辭定策遷官奏

司馬光

上殿論御臣劄子

請定儲貳疏

上皇太后疏

上英宗疏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仁宗配明堂議

崇奉漢安懿王典禮議

應詔論體要

辭職疏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知人論

范鎮

請裁冗官冗兵疏

再陳官冗兵多疏

范百祿

對制科策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韓琦

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仁宗朝弱冠舉進士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右

僕射封魏國公加司空兼侍中有盛名識量

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安社稷與富弼

齊名號稱賢相

人謂之富韓云

諫垣存藁序

進古一衷於理而  
出之以至誠得古  
人臣獻納之義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  
諷者必優柔微婉。唐引譬喻。異吾說之可行而不知  
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  
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  
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  
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  
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畱之。竊  
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  
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

卧子陳子龍曰  
魏鄭公以諫草  
視史官唐文皇  
不悅我朝王三  
原梓諫章有為  
蜚語入禁中者  
遽毀其書若魏  
公此論可以折  
之

而使愚不肖者言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  
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  
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  
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  
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  
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  
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  
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  
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  
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  
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  
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  
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  
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  
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  
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

國公。弼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  
並處，其勢必不勝。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因疾



求退雖家居凡事關利害必切直言之

辭定策遷官奏

治平元年四月上初仁宗無子英宗以濮安懿王子養於

宮中仁宗崩帝嗣位喪次感疾不知人慈聖皇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益甚多過失太后有廢立意疾差乃已帝由是心懷不平太后尋還政於帝而侍養猶多廢缺至是論定策坊加弼戶部尚書弼具奏辭

沈至中益著慘艱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  
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  
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  
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

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况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常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况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

懷為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詩小弁刺

幽王也。臣甚為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

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

語，實為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

居，以安已女，亦未嘗聞陛下畧加恩煦。恭惟先帝臨

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人人骨髓，以至徧及蟲

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

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

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  
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  
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  
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  
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  
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歆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  
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  
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  
官行之萬方奉之况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

巨英曰慷慨淋漓極言竭論絕無隱避富鄭公真能言人之所難言者

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奏入不報又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日洪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於朝夕矧敢云養之至乎又不允辭賞至於再三弼乃受之

司馬光

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朝進士歷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温

國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歷相四朝忠直如一

上殿論御臣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

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威。顯民。

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

以御羣臣之道。繫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

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寔高位。資塗相值。則

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通達古今故發必

瓊山丘濬曰光  
所謂采名不采  
實誅文不誅意  
二言者切中後  
世考課之弊人  
君用人誠能專  
而久則人人得  
盡其才究其用  
而人所毀譽之  
言久亦自定於  
是因其名以責  
其實就其文以  
求其意則用舍  
當而賞罰公矣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  
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  
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去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  
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  
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  
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  
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  
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

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竒以疑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仕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十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  
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  
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  
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  
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

請定儲貳疏

嘉祐元年八月先是知諫院范  
鎮首議建儲不從光聞而繼之

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一言豈可  
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光  
亦累奏此第三疏光  
方為集賢校理通判